

12.58

30

工商经济史料专辑(二)

安慶文史資料

賴乃其題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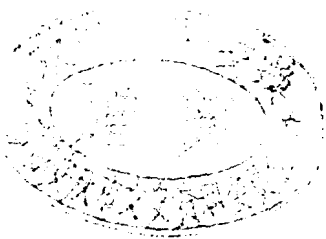
总第十四辑

1984-12 賴乃其

安 庆 文 史 资 料

工商经济史料专辑（二）

总第十四辑



中国民主建国会安庆市委员会
安 庆 市 工 商 业 联 合 会
政协安庆市委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
《安 庆 文 史 资 料》编 辑 部

合编

封面题字：赖少其

主 编：倪 斌

责任编辑：陈治平

封面设计：张旺清

校 对：吴庆麟

罗作新

吴玉九

《安庆文史资料》第十

出版登记：安徽省出版局20

编辑出版：《安庆文史资料》

承印单位：安庆市彩色印刷

开 本：32开 字 数：

工 本 费：0.70元

安庆工商经济史料专辑 (二)

(总第十四辑)

目 录

牙 行 概 况

安庆的牙行概况.....	徐锦文 (1)
安庆米行简史.....	(2)
皮油行简史.....	(8)
棉花行简史.....	(10)
水果行简史.....	(25)
徐长兴鸡鸭行和王太顺鸭蛋行.....	(31)
安庆的船行和土车行.....	(34)
安庆的茶行及其业务.....	(38)
职业介绍所性质的荐头行.....	(45)
△我所知道的安庆粮行.....	载本刊第七辑
△笆斛行简史.....	载本刊第七辑
△土膏行与特业公会	
.....	载本刊第七辑《陈调元在安庆禁烟侧记》一文

• 饮食服务行业

- 解放前安庆酒楼、菜馆、茶社概况
.....韩幼甫口述、罗作新整理 (47)
- 安庆的风味小吃.....郑宏龙 (50)
- △小吃中的珍品——江毛水饺.....载本刊第八辑
- △迎江寺素菜的今昔谈.....载本刊第八辑
- △旧安庆的饮食谈.....载本刊第七辑
- 马永兴食堂.....郑宏龙 (55)
- “万家春”茶馆酒店简况.....操 群 (58)
- 安庆理发业发展简况.....李振杰、赵廉 (60)

旧 商 会 简 史

- △安庆商务总会之由来及其演变的过程.....载本刊第三辑
- 安庆旧商会简介.....叶荣珩、焦舜 (67)
- 安庆商团概况.....韩幼甫、杨起田、任琼 (71)
- 安庆酱园业同业公会简况.....胡庆昌 (74)

“两 会”工 作

- 安庆市历届工商联组织概况.....叶荣珩、焦舜 (77)
- 安庆市工商联主要工作回顾.....叶荣珩、焦舜 (86)
- △安庆市资本主义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概述
.....载本刊第九辑
- 抗美援朝运动中的安庆工商界.....叶荣珩 (98)

·安庆市工商联会址的变迁、

机构编制和经费来源概况……………焦舜(100)

附录

《安庆文史资料》1——12辑总目录……………(105)

· 牙行概况 ·

安庆的牙行概况

徐 锦 文

在旧社会，安庆是安徽省的政治、经济、文化中心，商业、手工业都比较发达，牙行也比较多。鸦片战争以后，帝国主义商品大量侵入，我国自然经济逐步解体。随着商品生产的发展和商品交换的扩大，安庆的各种牙行也更加活跃。

牙行是代客买卖的场所，它在买客与卖客之间，起中间人的作用。经营牙行，只需少量资金，有一个铺面和度量衡器就可营业。旧社会有句俗语：“穷人不开典，富人不开行”，这话反映了牙行经纪人的社会地位和经济地位。特别是“吊脚行”，没有固定的交易地点，没有资金，只提一杆秤，夹一把算盘，在交易场所跑来跑去，给人兜揽顾客，评价过秤，收取少量佣金。人家说他们“早上没饭吃，晚上有马骑”，“三分流气做生意，一张油嘴说死活”，看不起他们。

牙行与商号有固定分工。经营商“号”，不能到水、旱码头直接装卸货物。外地运入的客货，必须投“行”，“凭行入市”，通过牙行才能成交。牙行也不能套购客货。商号如有业务需要直接进货，必须同时挂出“行”的招牌，有一“行”一“号”，便可以买进。故大的运销商号都设有牙行。

解放前，安庆的商业发达，牙行名目繁多，据我所知，就有粮行、米行、棉花行、山货行、水果行、纸行、竹木行、猪

行、鸡鸭行、蛋行、鱼行、柴炭行、车行、船行、花轿行、茶行、荇头行、报关行、笆斛行、土膏行等等。

安庆的货物进出，主要靠长江、内河的水运，因此，绝大部分牙行分布在西门外、东门外的沿江街道。

牙行经纪人，要向政府领“牙帖”（即营业执照），缴“牙帖”金。一九二九年改征牙行税，由牙行同业公所统一征收、代缴。

笔者在旧社会经营过粮食行、棉花行、水果行，对其他牙行也比较熟悉。现把粮食行、米行、皮油行、笆斛行、棉花行、水果行、鸡鸭行、鸭蛋行、船行、土车行、茶行、荇头行等牙行情况作一介绍。不当之处，尚望熟悉情况的同志批评指正。

（一）安庆米行简史

安庆的“米行”，经营的年代已经很久，但究竟始于何时，已难查考。从清末民初至抗日战争爆发以前，在西门外广济桥、月字街一带，有王义发、三义太、东升、吴裕太、吴盛发等二十六家米行。在北门城口街至南庄岭一带，有亿丰、茂昌、永丰等十六家米行。城内平心桥则有同发祥、何永丰两家。善公祠有三太一家。双井街有维生一家。在这段时间内共有四十六户老米行，开、歇业变化不大。

安庆沦陷期间，西门外广济桥、月字街一带地区，受日军控制，米行处于停业状态，仅有吴义发、庆康、方万太等三、五家米行，时开时歇。北门一带米行，虽较活跃，但亦仅有二十一家能勉力经营。

抗日战争胜利以后，原有的老米行逐渐复业，还增加了一部份新开的米行，全市共有五十七户米行。

米行在旧社会很长一段时期内，对人民生活起着供给作用。在这个行业的周围，又出现了一些小摊贩及专门从事代购、代销的人员，依附着米行生活。现将旧米行的有关情况概述如下：

（一）米行旧习

在清末民初期间，米行所领的牙帖，是最低级的“小萝行”帖，期限一年或三年。一九二九年以后，取消行帖，改征牙行税，也是按最低的税额征收。

米行的业务范围，一般是陆路来的车推、肩挑、手提的小商米贩。怀宁县三桥、洪家铺等地的农民与米贩，用小船从内河运来零星布袋装的米，也属米行业务。米行不能直接在江边起卸客货。

米行量器，长期以来是用斛、斗、升（斛叫岭斛，又叫米斛）。解放后，人民政府为了革除在量器上的陋规，统一改量器为衡器，计算单位以一百斤为一担，斛、斗、升成了历史。

米行设备简单，有一所铺面的行屋，两套斛子、笆斗、秤，再准备客人烧饭的柴禾，就能营业。绝大多数的米行没有资金，是“早上栽树，晚上乘凉”的“光蛋行”。全靠每天收入的佣金米，养家活口。上半年业务清淡时，有些米行还要借贷度日。仅有三两家米行，有一部份资金，如月字街王义发，既

开米行又开粮行，约有几百担米的本钱。广济桥东升米行有一、两百担米的流动资金在手上周转。北门城口街亿丰米行也有几十担米在门口卖零市。

客人在行中住宿，自己煮饭烧菜，行中仅供应柴禾，夜晚睡的被租归客人自付。

米行的佣金，只收卖客三分。不论米价大小，是按客人米的数量，收取佣金米（一担米收三升米）。客人进行后，即将佣金米先拂过手。

米行的老板，多是怀宁县高河埠、三桥的人。北门一带的米行多是城郊的人开的。他们与卖米的客人有乡亲故里之谊，彼此很信任。因此，来米行的卖客都是不接自来的老客。

米行中除少数几家雇有个把职工外，多数米行都不雇工，靠家属在行中帮忙照料。

米行的业务季节性很强，上半年青黄不接是淡季。每天虽有米车子、米挑子进入安庆，可是数量不多。下半年新谷登场，每天上市量都在千担以上，是米行生意旺盛的季节。

（二）米行的供、运、销

本市的食米，主要是来自怀宁县的高河埠、三桥、育儿村、广济圩等地区。其次，是桐城县青草塆、徐家河、练潭等地区。各地区米的品种不同，质量好歹不一。上色米首推高河埠的柳粘米和小麻稻米，颗粒细长色白，虽然不出饭头（不发饭），可是煮出饭来却是柔软清香可口，因产量不高，耕种的人少，在售价方面，比一般的米价要高两三成。在高河埠和育儿村一带，产量最高的是团颗子鸡爪粘，出饭率最高，销路最广。还有出名的雪花糯米，也出产于高河埠。三桥一带的次熟米，皮壳厚，姜黄重，饭头虽大而不适口，价格较低。北郊广

济圩一带，出产一般的中熟米，还产一部份酒糙米，是糟坊酿酒原料。

安庆在民国十几年以前，不通汽车，高河埠、育儿村一带的农民运米进城，全靠独轮土车。每车只能载重两担米上下。产米区距离安庆都有数十里之遥。农民推着米车翻岗起岭，起早歇晚，就是天晴路干，也要两三天才能抵达安庆；若遇天雨路滑，更要延迟时间。米车进入安庆，大部份是投入西门外广济桥、月字街一带米行。广济圩同郊区的产米区，距离安庆只有十几里路，多是人力挑运。每个米客肩挑五、六斗米进城，投入北门城口街同南庄岭一带米行，赶早市卖出，早出晚归。

安庆米的市场，以内销为主，每天早市，米行的市场上买进卖出，熙熙攘攘。买米的顾客，其中有本城的糟坊、糕饼坊、炒坊、点心店等，他们选购各自需要的原料；有本城大米号派专人上米市进米的；还有一班“米虫”，给本城的中、小米店进米；也有本城的吃户，他们是直接消费者。每家米行都是行老板自己站市，凭买卖双方当面按质叫价。成交后，由行老板亲自过拂或过秤。米行老板是一手托两家，公平交易，买卖双方都信得过。过数后，由行老板开个码单，交给靠行的搬伕，按买户地点送去交数，货款由卖客直接到买户店中或吃户家中收钱。所以，米行在交易手续上，非常简单，既节省人力，也减少了开支。

（三）米贩子、“米虫”、米摊子

米贩子：他们是农村中闲散的劳动力，每年在新谷登场以后，他们就在农村买稻做米，以贩米为付业，车运、肩挑来安庆。米贩子为了多赚钱，在米里掺水、掺杂。这种恶习，相沿很久。他们的做法是：高河埠和育儿村一带的米贩子，在途中

将随车带来的白细粉糠，提前打潮，拌入米里，一般买客不容易识别出来。一担米能溢出三升至五升，多拌多溢，少拌少溢。北路的挑子米，米贩子提前将碎米浸入水里，等发胀以后，拌入米里，一担米能溢出五升至七升。这种水米，卖价便宜，偏僻小米店买进后，随即倒入米囤子中间，上面盖上一层干米，蒙混卖给吃户。另外，还有一部份米贩子，在米里掺进稗子、白细砂，一担米要掺三升至五升，一般买户也不容易识别。吃户买回去，只得洗米淘砂，才能煮饭。米行进的米，其中极少数是自种自售的庄户米，绝大部份是米贩子车运、肩挑来的。在旧社会，除了地主官僚吃的租稻米没有潮、杂以外，城市居民，长年累月吃的都是掺水掺杂的米，仅仅是水、杂的多与少的分别。

“米虫”：在安庆米行里被称之为“米虫”的，实际上是为米店服务的采购员。这是一种特殊的自由职业。他们终年在米市市场里象条“米虫”钻来钻去。在抗日战争以前，本城大街小巷，约有一百多家大大小小的米店。一般中、小米店，都委托“米虫”为他们在米行进货，每户每月付给酬劳都在一担米以上。当个“米虫”要具备一定的条件，要能识别米色，鉴定干潮和杂质多寡，能按质出价，还要随时掌握米市行情。当时，“米虫”在米市市场上有他一定的作用。一个“米虫”要给十家八家米店代购米。每天米市下市以后，“米虫”在茶馆里喝茶吃点心的费用，由各家米店轮流负担。“米虫”长年都是在委托代购米的米店里轮流吃饭，到那一家吃饭，都要为他打酒添菜，待以上宾。就是米行的老板，对“米虫”也经常应酬请他吃酒、洗澡、看戏，奉承备至，因为在业务上，“米虫”实际上起了米行推销员的作用。“米虫”就在米店、米行的献媚奉承中，寄生在米市市场上大得好处。民国初年，比较出名的“米虫”，有叶传甲、宣逸士、陈文奎、米雨田、柯

润林等人。

米摊子：在西门和北门的米行门口，有一部份人依附着米行，摆设一个米簸子，卖升合零米。他们一般的都有十担、八担米的本钱，遇上到米行卖米的客人，剩下零星少数米，急于脱手，愿意降价卖出时，米行门口小摊贩就乘机压价买进，摆在米行门口，卖给餐买餐吃的穷人。这些米摊子，表面看来，簸箕里摆着只有一两斗米，是个本小利微的小本经营。其实，他们自有生财之道，压价购进，以次充好，他们拂米的升子，是口大底小隔板厚，一升只有九合。

依附于米市市场而存在的米贩、“米虫”和米摊子，由于采取掺假掺杂、缺升少合等不正当经营手段，非法牟利，损害了消费者利益。全国解放后，人民政府为了保证人民生活，执行粮食统购统销政策。国家供应的是全干十净大米，人民不再吃那有潮有杂的食米了。

解放前，曾有“粮食行业同业公所”组织，各家米行是它的会员。米行与粮食行同属一个公所，但涉及两个行业的会务，则由米行业和粮行业各自处理。每年鉴定各行斛、斗、升量器时，由粮食公所出面统一鉴定，加盖“验讫”火印。粮食行业同业公所会址，一度设在西门外太平寺内。抗战以前，蔡玉璋任理事长。抗战胜利后，汪孝伯任理事长。

解放后，米行、粮行改组为“粮食行业同业公会”，操玉美代表米行当选为付主委，笔者代表粮食行当选为主委，会务统一办理。此后，通过工商业整编，有一部份米行转为旅店业或烟酒业。至一九五三年粮食统购统销时，米行尚有三十九户，六十多个从业人员。奉命歇业后，所有从业人员，均得到妥善安置。

（二）安庆的皮油行简史

皮油行，在旧社会是人民生活中一个必需的行业。它代客买卖的皮油，是制做蜡烛和肥皂的主要原料。辛亥革命以前，官府衙门、豪门富户和一部份平民，多以蜡烛照明。当时，安庆大小烛坊有三十余家，皮油行有七、八家。鸦片战争后，中国逐步成为外国资本主义商品倾销市场，煤油（当时又叫“洋油”）输入了中国。安庆自有了煤油供应后，蜡烛销路才逐渐下降。一九〇七年安庆创设电灯厂，全市照明条件又得到改善，蜡烛的生产和销售更为减少。到了民国初年，全市仅存西门外朱万和、裕和及城内查万和、郑受和等三、五家老烛坊，以及杂货号后厂附设的烛坊。老皮油行仅有西门外大新桥潘守本开的潘源太一家。另外，广济桥王盛裕、同安桥姚源茂、四眼井同康和、德宽路谦益和一部份粮行也兼营皮油。

本市皮油的来源，以怀宁石牌镇附近丘陵地带的梅子岭、汤家畈、梁家冲、屠家坡等地产量最大。其次，太湖、潜山、岳西、东（流）至（德）等县的山区，也出产一部份。各地皮油庄口不同，石牌附近的皮油，每药是八十斤至一百斤；太湖、岳西、潜山等县皮油，每药是一百斤；东（流）至（德）一带的皮油，每药是六十六斤。

皮油的质量，以全乳油最好。它是以柏子皮先蒸以后再上榨的。其次，是用柏子心同枝子在一起榨的油叫滂油，质量差。用柏子蕊榨出来的油叫火油，又叫青油，质量最差，不能

制烛，只供农村和城市小手工业作坊照明用，比其它点灯油都便宜。

榨皮油时，榨坊玩弄手法，油、水混合下榨打成药子，不是内行人不容易鉴定水份多寡。检验皮油含水成份的办法是，用杆筒插进皮油药子中心，将杆筒抽出的皮油，涂在草纸上，然后将草纸燃着，纸上的皮油，见火就融化。内行人细心观察皮油融化与燃烧的情况就可以判定出水份多寡。精通皮油质量的老手，有个口诀：叫“蚂蚁嘎九七八，七淋、八堕、九成珠”。就是说，皮油在草纸上燃烧时，声音象蚂蚁嘎，这种皮油水份最少，油的比重占百分之九十七点八，可算是全干标准。七淋，就是说草纸烧到油边时，油在纸上燃烧，水烧不着往下淋，这种皮油水份最重，油只占百分之七十，水要占百分之三十。八堕，草纸烧到油边时，水一滴一滴往下堕，这种皮油，油占百分之八十，水占百分之二十。九成珠，草纸烧到油边时，油在燃烧，而纸上有一点一点的水珠，这种皮油，油占百分之九十，水占百分之十。按这种检验标准判定皮油质量优、劣，买卖双方均无话可说。

在民国初年至抗战以前，全年进入安庆的皮油约两、三千担。每年九月间是皮油上市季节。皮油销售的对象，是本市烛坊和裕中、裕公两家肥皂厂，这是它们必进的原料。还有长江下游的六合、南京、镇江、无锡等地的厂家也派人来安庆采购。

皮油是买卖双方当面明盘成交，佣金是外佣（买客）三分，内佣（卖客）四分。皮油以衡器计算数量。

在民国十几年间，皮油行已仅有一家，大部份皮油都是粮行和油号兼营。每年征收牙行税时，各家向经征人缴纳的税款，也是应付过场，经办人也乐于收钱不裁票，中饱私囊。

抗战胜利后，皮油业务逐渐减少。到解放后，由于各地建立供销社，皮油产、供、销关系转变了，皮油行从此消失。

（三）安庆的棉花行简史

（一）棉花小市店

民国初年，安庆附近各洲棉花产量很低，因此，市面上棉花交易量不大，只在西门外河街上有几家棉花小市店。店门口摆了一个装有棉花的长方形的大花篮，顾客多是怀宁县高河埠、三桥和本市郊区的农民，他们把棉花买回去以后自纺、自织。本市大新桥、女儿桥一带的纺纱户也向小市店购买棉花，纺出棉纱卖给机房织布。

棉花小市店还出售熟棉花和棉被絮。小市店本小利微，常常给棉花加潮掺假以取利，办法是每天晚上用湿布搭在棉花上，使干花吸收水份，每百斤可以受潮三斤至五斤。另外，还将低级的的杪花（即收桔花）掺进去充好棉花出售。这种发潮掺次的棉花，由小市店老板精心细作，一般买主看不出来。可是，对本市纺纱户是蒙混不了的。小市店卖出的棉被絮，从中也有玩弊，将低价杪花弹进棉被絮中间，按好棉花价格收钱。当时，西门外四眼井到盐店巷的的河街上，经营棉花小市店的有舒春和（主营中药店）、王三义、义发祥、张万盛、操竹记等七、八家。他们的棉花是来自东流八都湖、贵池殷家汇和望江

等地。棉花小市店一般的只有十担、八担棉花本钱，且是季节性的买卖。秋冬旺季，春夏淡季，一年生意半年闲，也仅仅只能维持三、两人的生活。

后来，这些小市店多数发展成棉花行，少数一两家改营它业了。

（二）棉花行发展概况

辛亥革命以后，帝国主义在我国各地开设的纱厂越来越多，我国民族资产阶级，也在上海、无锡、芜湖等地创设纺织工业，芜湖办起了裕中纱厂。纺织业的兴起，需要大量的棉花原料。安庆棉花小市店的老板，见芜湖纱厂大量收购棉花，就大事采购，用布袋踩包，雇用民船运到芜湖向裕中纱厂出售，从中获利很大。这样，安庆棉花由于销路好，花价提高。各洲地农村因为种棉花比种杂粮收益大，便通过改良棉种，扩大种植面积，年产量突然上增。东流县的八都湖、八都山、白石、章家村，望江县的长岭埠、老鸭滩、华阳、吉水一带，贵池县的殷家汇、长林郑、乌沙夹一带，以及接近本市的广济圩、广丰圩等地，都逐步发展为产量可观的棉区。

到一九二四、一九二五年间，安庆的棉花行已发展到三十余家。在柴家巷（现程良路）有卫凤翔开的“万记”，赵平发、赵平正弟兄两人开的“益太和”，王西藻开的“同和”；沟二口有吴德修等开的“义和”；五巷口有舒重德开的“恒记”，周子鸿开的“鸿裕”，张宣荣开的“张万盛”；在四眼井有韩景琦开的“万顺”，夏锦文等开的“华安”，郭润南开的“永丰”，方沛然开的“同兴太”，赵宇芝开的“益盛”，潘老四开的“义发祥”，在同安门和同安桥有萧粹存开的“永丰余”，吴少福、江西元伙开的“同益”，梁毅夫、宋子云伙